

火神

胡 奇



神 火

胡 奇

10102810000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

*

字數 175,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9\frac{9}{16}$ 插頁 4

·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 ·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冊

目 次

小馬枪.....	1
黑蟒河的故事 (四則).....	23
(一) 三顆黃豆	23
(二) 白鳳凰	29
(三) 林娃	26
(四) 定身法	43
琴声响叮咚.....	52
四十二箱炮彈.....	70
玉萃.....	79
魚兄弟.....	90
金眼猫.....	92
旺堆叔叔落空了.....	98
卓瑪姑娘.....	100
摘豌豆的小姑娘.....	104

神火.....	106
小卓瑪.....	116
飞鼠.....	130
小扎西.....	144
醒来的时候.....	149
第一个夜晚.....	153
一个和好的日子.....	166
五彩路.....	169
后記.....	303

小馬槍

王學海與梁玉龍

小鬼^①王學海一參加紅軍，他就想掛上枝小馬槍。他向指導員要求了好幾次，指導員說：

“小同志，我們是人民的隊伍啊，現在我們還有困難，開不起兵工廠，哪里能給你發小馬槍呢！”

可是三連通訊員梁玉龍就背着一枝黃托子小馬槍，槍上還插着一朵紙做的紅花。每次梁玉龍往紅軍戰士中間一站，王學海就看見戰士們稱贊他說：

“喝，我們小梁背上小馬槍，多來勁呀！”

梁玉龍走到村子里去，腳跟還沒有站定，村政府一大群委員們，就像捧鳳凰似的，一下把梁玉龍圍得緊緊的。

土地委員見了他，劈頭就說：“小梁同志，請你到村東頭紅軍軍屬二葵子家看一看吧。上月我們村政府又給他娘分了二分菜園地，不知道她合意不合意。你幫我听听她老人

① 這是老解放區同志們對小同志的一種愛稱，不是責罵的意思。

家的意見。”

婦女委員說：“玉龍同志，請告訴我，紅軍里边，是大脚的人多，還是小脚的人多？以後我們做軍鞋，心里也好有個底。”

青年委員與兒童委員意見是一致的。一個請他去給青年、兒童們講一講紅軍戰鬥故事，另一個補充說：“主要是談談你自己，你是怎麼得了這枝小馬槍的。”

在這時候，梁玉龍那個小舌頭就像上緊發條的鬧鐘一樣，滴滴嗒嗒地說個不歇嘴，把村政府的委員們引得哈哈大笑。後來村里群眾也跑來听小梁講話了，人群里三層，外三層，圍得不透風，小梁也越說越來勁。……

王學海常常問自己：梁玉龍為什麼這樣招人歡喜呢？是不是因為他有了那一枝小馬槍呀？

他跑去問通訊班長，通訊班長說：“大概是吧！”王學海又追問：“那他這枝槍是哪里來的？”通訊班長隨便說：“大概梁玉龍對革命忠心，和群眾關系好，徐司令員就給他發了一枝槍吧。”

王學海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心想：指導員不是明明說過，現在咱們還蓋不起兵工廠，怎麼能發槍呀！他就轉身去問老炊事班長。老炊事班長抬起頭，下嘴巴那撮胡子像刺刀尖直向上翹，他听完王學海的話，就冷冷淡淡地說：“你操那份閑心有啥子用？”

王學海碰了一鼻子灰，等傍晚游戲時間，他就在村邊大

白果树底下等着，想問一問梁玉龙本人。这一天可真奇怪：梁玉龙沒出来送过信，也沒有到大白果树底下来給群众做宣傳。王学海白等了一个黄昏。

梦

晚上，王学海做了許多梦，后来他夢見自己也有了一枝黃托子小馬枪。

他背着枪走到战士們中間去，战士們一个个都夸奖他，王学海高兴得嘴都合不攏了。他又走到村子里去，村政府委員們也把他包圍了起来。他原想照梁玉龙那样給群众宣傳，可是他那小舌头像根硬棍一样，結結巴巴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給群众讲了些什么……

晚上睡覺了，他也照紅軍那样，用布包好枪机，把小馬枪放在枕头底下，好不让坏蛋地主偷了去。他正高兴，忽然隱隱約約地看見一个人向他身边走攏来。他以为那人要拿他的枪，就忽地一下坐了起来，把那人的手狠狠地打了一下。只听见那人笑罵道：

“这小鬼，白天調皮，晚上睡覺也还不安定。”

王学海睜大眼睛一看，原来是指導員給自己盖被子。他迷迷糊糊地問道：

“指導員，你为什么拿我的枪呀？”

“什么枪？”

王学海听见指导员問得很奇怪，伸手向枕头底下一摸，那里什么也沒有，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他把被裹紧，臉轉到另一边，怪不好意思地說：

“没什么，剛才我做了一个梦。”

“你这小鬼，白天一定玩野了。”

“沒有，”王学海又把臉轉向指导员，分辯道，“白天我什么地方也沒有去，只是在白果树底下等梁玉龙；等到天黑了，也沒見梁玉龙来。”后来他觉得應該再問問指导员，就掀开被子，伸出半截身子問：

“指导员，你說梁玉龙那枝枪是发的呢，还是用什么法子弄来的呢？”

“不知道，”指导员把他按到被窝里，又說：“这会我沒功夫和你扯閑經^①，好好地睡吧。”

“唉！”王学海輕輕叹了口气，一声不响地躺下来。

不久，王学海和指导員都睡着了，全体紅軍战士也都睡着了，只有哨兵們拿着枪，在村庄周圍巡視着。他們走到白天王学海等梁玉龙的那棵白果树底下，一个紅軍战士說：

“当紅軍的責任多大呀，白天黑夜都是緊張的。”

出 发

天還沒明，营部的騎兵通訊員飞也似地到了連部，带来

^① 說閑話的意思。

一道命令：要部队在天明以前，轉移陣地。

只要一行軍，王学海得背三样东西：一件是自己的小背包，一件是战士们出墙报用的小紅布，再一件是指导員的墨水瓶。部队在野地里走，王学海背着三样东西还不怎么样，要是一走进村子，他就紅了臉，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

記得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子里休息，几个小姑娘一陣風似地跑到了王学海跟前。

穿紅衣服的那个小姑娘先問道：“同志，你的枪呢？拿出来給我們看看吧。”

王学海低下头不理她們。

另一个穿藍衣服的小姑娘又說道：“沒有枪，你总該有个手榴彈。”說着大家像推磨一样的圍着他看。有一个小一些的姑娘說：

“怎么这个同志的手榴彈是玻璃做的呢？”

“不，那是个墨水瓶呀！”

“这个同志算什么紅軍呀，沒有枪吧，連手榴彈都沒有。”

小姑娘們有的撇着嘴，有的装着鬼臉，嘻笑着，从他身边哄散开。

这次出发，王学海又想起上次那件事来了，他故意使性子說：

“我这个紅軍当得真够受，連枝枪都撈不上背。”

指导員听見了，冷地給他一句：“你不是要找梁玉龙

嗎？”

“我才不找梁玉龙，我要去找徐司令員！”

“好哇，徐司令員开着大兵工厂，你去問他要枪吧！”

不管王学海怎么不高兴，他还是背上了小背包，卷好了那块出墙报用的小紅布，也挂好了墨水瓶，随着部队一块轉移了。

共产党和紅軍

天剛明，部队已按照上級指示轉移到一个山头上去了。山底下是一条大沟，那些灌了水沒有插秧的稻田，像一块块碎玻璃，閃耀着亮光。稻田中間有一条大道，弯弯曲曲的，通到更远更远的山沟里。

部队就在山头上的松树林子里休息着。山那边，紧一陣、慢一陣响起了枪声。

王学海忘記了疲劳，背着乾粮袋四处去找指导員，后来他看見指导員正在一座大石壁跟前，向同志們說話，他就快快活活地大声喊道：

“指导員，你快吃些乾粮吧！”

指导員沒听見，他又赶紧跑步过去。

“指导員……”

指导員一回头，看見是他，便对他說：“你去一边歇着，我們在开党的會議呢。”

王学海一边沒精打采地低下头往回走，一边嘀咕着：

“我是紅軍战士，为什么开党的會議不让我参加？”

他坐在枯草地上，啃了半个米粑粑。等到指導員开会回来，他就靠攏过去，低着声，怪神秘地說：“指導員，为什么开党的會議不让我参加？”

“因为你还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紅軍嗎！”王学海越弄越糊塗了，就算不清这本賬。他嘟嘟囔囔地又問：“当了紅軍战士，不是也当了共产党员了嗎？”

“不，紅軍是紅軍，共产党是共产党，这是两回事。”

“怎么两回事呢？”王学海有問題总欢喜追到底，“紅軍是为人民大众謀利益的，那共产党是为誰謀利益的？”

“也是为人民謀利益，”指導員看着王学海，眼睛細眯着，温和地解釋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鋒队。每个紅軍战士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把反革命打倒，引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王学海半天不吭声，好不容易才理出一些头緒，突然他显出有些难过的样子，更凑紧指導員，瞅定他的眼睛說：“指導員，你不給我发枪，是不是……”說了半句，就梗在喉嚨里，不說下去了。指導員猜出下半句的意思，便摟着王学海的肩膀說：“小鬼，你不許胡想，現在实在是枪太少，等以后枪多了，就給你发一枝。最好还要等你再长大一些……”

“以后，以后到什么时候枪才多起来呢？还有，我已

經不小了呀，整整十三岁，放牛都放了六年零一个月了……”王学海抬起头，看着指导员一口气說了下去。指导员因还有事，不能多和他說話，就安慰他說：

“好吧，等这次打了胜仗，就搶敌人一杆枪先发給你。”

“打仗，我早就盼打仗罗，就是你不让……”王学海委屈地說。

一位新战友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山那边的枪声才停止。王学海看到，从远远的密林子里冲出一队人馬，当头一个黑大个子，骑在一匹青灰色的大馬上，一卷一卷尘土，在他脚底下揚起，又像烟雾似的向四周飞散开去。

很快地，那队人馬就在王学海他們休息的地方停下。那黑大个子下了馬，把八角帽拉拉正，沒走几步，就在王学海的身旁坐下来。王学海想往別处挪远些，那黑大个子向他招了招手，說：

“小鬼，別走嘛，就靠攏坐着好了。”

王学海看那人一副黑眉毛，像鷹翅膀一样揚起着；他心想：“这是什么人呢？营长嗎？看着可不像。”他記得有一次到营部去送信，营长拉着他，还請他喝菉豆湯呢，营长就沒有这样的眉毛。那么这人是团长？也不对。团长不是同这黑大个子一起来的嗎？他正在那边坐着抽烟呢。

王学海两颗乌溜溜的眼珠，直朝那人的四方脸上转来转去，就猜不出他到底是誰。忽然有一个年紀不大的小胖子，給黑大个子捧来了一碗水。黑大个子接过碗喝了几口，把碗还給那小胖子，立起来站到一块石头上，拿着望远镜向沟底看去。另外几个跟他一起騎馬来的人(团长也在內)，也紧跟着走过去。他們指手划脚地不知道在說些什么。王学海眼不轉睛地看着那个人呆住了。忽然有人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見那个小胖子正呲牙咧嘴地朝着他笑。

“小鬼，”小胖子先开口，“你是几連的？”

“还叫我小鬼！”王学海翻了翻眼珠子。“你比我也不算大！”

“嗨，”小胖子大声笑了起来，“人只有指甲壳那么点大，就驕傲得不行！”

“你才驕傲呢！”王学海歪着头，不理睬小胖子。

“好，我們小声些，”小胖子态度忽然变和气了，他压低嗓門，指一指站在石头上的那一群人說：“首长們正在观察地形。”

“那个人是誰？”王学海态度也变和气了些了，带着惊奇的神情，指着那黑大个子說。

“小娃儿，別多嘴。”小胖子的神气又严肃了，王学海就不敢再問。立刻，小胖子又翻了一个身，把嘴唇貼近王学海的耳朵道：“要打仗了啊，是打伏击仗①！”

“是嗎？”王學海眼珠子瞪得老大。小胖子看見了，也把眼珠子瞪得老大，他問王學海：“你害怕啦？”

“我才不……”王學海勇氣十足地說，“為工農謀利益呀，還能害怕？”

“那就把你的槍拿出來擦一擦。”小胖子有口無心地說了一句，這下可把王學海的老病根挖着了，他心里翻翻騰騰，就想走開。這裡才起身，他却看見小胖子從木匣子裡掏出一枝黑得發亮的小槍，用白布帕在上邊輕輕地磨擦着，於是王學海就像一根釘子，釘在那裡不走了。

“你這是什麼槍？”王學海兩隻眼睛隨着小胖子的手轉來轉去，很羨慕地問。

“三保險，又叫盒子槍。上回在黃川縣打仗得的。”小胖子低著頭說。

“比梁玉龍的那枝槍還管用嗎？”

“梁玉龍？誰叫梁玉龍？”小胖子抬起兩條又黑又粗的眉毛，眉心中間有顆芝麻大的小黑痣，莫名其妙地跳動着。

“梁玉龍呀，就是三連的通訊員。”王學海奇怪了，怎麼小胖子連梁玉龍都不知道啊！

“什麼梁玉龍不梁玉龍的，快把你的槍拿出來擦一擦。”

“不，我沒有槍，上級沒有給我發過。”王學海有點氣惱，也有點傷心。要是這小胖子是老朋友，真想當老朋友的面

① 紅軍預先埋伏在山的兩旁，等敵人接近了，趁他不防，痛打一陣，或者乾脆把他消滅。

前哭一鼻子。

小胖子把枪放在木匣子里，半天也不吭气，这更引得王学海难过了。他低下头，喉嚨里咕咕响，胸口像有一块东西直向上窜。他忍了又忍，憋了又憋，就抬起头，慢吞吞地说：

“没有办法哟，上级不给我发，我也要求过好几次。开党的会议指导员也没叫我去参加，大概我还不是……”说到这里，他又梗住了，脑子里乱糟糟的一团。啊呀，真想在草地上打两个滚，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你这个同志，”小胖子眉毛不动了，“你怎么光想着上级给你发枪呢？当红军战士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啊！”

“那怎么办呢？”王学海抬起眼珠子，请求援助似的说。

“我看你这个同志一定没志气、没刚强，你就不会想办法，夺敌人一枝枪吗？”

王学海愤愤不平地说：

“指导员不让我参加战斗啊！”

“你要求呀，争取呀，自己不主动，还埋怨指导员。”

王学海可从来没挨过别人这么重的批评，这次小胖子说得他真是哑口无言，半天不吭气。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摸了摸小胖子的木匣，问道：

“你这枝枪也是得来的吗？”

“当然是我自己得来的。”小胖子眉毛上的那颗黑痣又跳了起来。

“有人说梁玉龙那枝小馬枪是徐司令员发给他的！”

“胡說，”小胖子回过头，朝站在石头上看地形的那群人看了一眼，又說道：“我們紅軍战士的枪，都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你想当紅軍，为人民群众謀利益，你要沒本事搶敌人的枪来武装自己，那可不行呀！”

小胖子說得很兴奋，就像冲锋枪开了火一样，他眉心那顆黑痣，随着每一句話，也跳動得更加厉害起来。

敌人来了

究竟小胖子什么时候走开的，王学海可沒有注意到，要不是排长在那边叫集合，他真想跟这个新朋友再談个痛快。

队伍集合好以后，連长和指导員都讲了些話，然后排长們就帶着部队各自隱蔽到小松树林子里去。王学海也同指导員在一块石头后边隱蔽了起来。有好几次，他很想問問指导員，到底那黑大个子是誰。他才抬起头，却看見指导員細眯着眼向沟底看，他那剛溜到嘴边上的話，就咽到肚子里去了。

后来王学海也順着指导員的眼光向沟里看去：乖乖！在小沟里的弯曲处，密密麻麻地布滿了許多活动的小黑点。

“敌人来了。”王学海失口叫起来。

“住口！”指导員回过头来禁止他。王学海这会覺着指导員的眼睛不像平常那么温和，显得有些可怕了。

忽然，他又看見小胖子在右边山头上一晃，就不見了。